“困龙峡断，冥王陵开，星落八方，无极中央。”无极峰上，一个黄衣青年咧嘴一笑，“有趣啊，有趣，又是一场百年难得的武林盛事，只是......死上多少人才合适呢。”

呛隆！

紫电在天空闪过，映出一道道狂热面孔，尽皆所向无极峰。

“师傅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真的有龙吗？这些山是不是被龙撞塌的？”

一大一小两人正经过困龙峡口，大的已至中年，面有愁色，小的却尚不足十岁，天真无邪，好奇多动。

大的背着小的，靠着踏雪无痕的轻功在乱石断崖间不断跃进，小的总是问题不断，烦得大的脑袋都要晕了。

走到一处山头上，大的终于停了下来，天空仍是紫电银蛇狂舞，明灭不定的闪光中一道巨大山脊横陈于前，困龙峡主峰无极已经不远。

小的趴在他背上，大的忽然发觉好久没出过声了，放下了瞥了眼，小的已经睡着了，嘴角一道晶莹垂落，后背似乎有湿乎乎的感觉，怕不是后背一大滩口水。

“这小子，下次让你自己走。”嘴上骂着,眼里却全无严厉，他轻轻把小的弄醒。

小的还在揉眼睛，便听到大的在说：“三生儿，你可知我来此何意。”

三生儿眼睛也不争，说道：“我哪知道。”

师傅也不恼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忘了我叫你散出去的诗。”

“诗？”三生儿噘嘴想了想，“是那段换人间还是命由天？”

“笨啊你，我叫你散出去的不就只有困龙峡吗！”

“不是啊师傅，这真不能怪我，您自己说是诗的，这个算诗吗？我写的都比这好。”

“嘿你小子翅膀硬了，写的比我好是吗，回去每天给我写一百首。”

“哎哎，师傅别啊，我都是开玩笑的，小徒哪能和您比，您写的诗简直是天上流云，让人触不可及不可捉摸。又如涛涛江水，一发泛滥而不可收拾。”

师傅被他逗得笑了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神情却黯然起来：“好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罚你了。”

“啊！是吗？”三生儿从地上蹦了起来，“哦吼，师傅你太好了。”

“停停停。”师傅摸了摸额头，这徒弟怎叫人放心的下，但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。目及远方，巨大雄浑的山体犹如擎天巨柱，笔直高耸，四面乱崖节次鳞比，错落有序宛若一朵将开未开的莲花。

昔日任谁从困龙峡中走过，看到这座鬼斧神工般的巨山，都会感叹天地的奇妙。

“三生儿，为师能教的都教给你了，虽说只是叫你记了下来，可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。”师傅再次摸了摸他的头，沉声道：“其实你记不记得住亦无所谓，以我之所学，你练一辈子都无法去找那人报仇。”

“所以我是来找我无法教给你的武功，你在这里等为师一天，一天后若我还未回来，你便自离去吧，以后也要勤练武功，即使报不了仇，防身健体亦是尚好。”

说完，三生儿已是泪眼模糊，他很聪明，已经猜到了师傅要去做的事，虽然他不清楚，但一定很危险。

“师傅，你会死吗？”

“或许吧，但天下能杀我苏无名之人，并不多，所以你不要太担心了，我会回来的。”苏无名想这样给三生儿一点安慰。

三生儿冲上了抱住他的大腿，“师傅你不要死，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。”

苏无名痛苦地闭上眼，心中亦是不舍，但他不会软弱，他的右手掌上有个极显眼的伤痕，那是他自己用刀生生刻上去的，为的就是不忘记那段血海深仇。

师傅也想陪着你看你顽皮吵闹，到长大成人英姿勃发，可我始终放不下，放不下。

这份仇恨太重，师傅背了这么多年已经背不动了，我现在甩担子给你何尝又不是在寻求自己的解脱，仇恨淹没了我的一生，但我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样，累了就放下吧。

“记住，你以后是为你自己而活，不是为我而活，以后的路你要坚强地走下去。”

话落之时，苏无名已消失在三生儿眼前，三生儿抹掉眼泪，坐到一块大石头上，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来。

尚未踏上无极峰，无形的气势就笼罩了在这里的所有人，苏无名仰视山巅，眼中精芒似乎要看穿这如幕的黑暗。

想起之前对三生儿说的那句话，世间能杀我苏无名的人并不多，可十之八九就在今夜这无极峰上。

星落八方，无极中央。无极顶上稀稀落落地站了不少人，来的每个都是高手，渊渟岳峙，气机牵引山间雾气如若游龙翻腾，一时升腾云巅，一时沉凝于渊。

“荧惑星君，伏渊星君，二位今夜还真敢来。”一女子娇笑出声，嗓音柔媚，其间暗含音功，修为稍弱的人说不得听上一个字就会神魂颠倒。女子外号往生明妃，最以媚功传扬于世，凡间只要见了她一面的男人，都恨不得为了得到她把一切都奉上。

荧惑星君与伏渊星君站位相近，荧惑星君身着玄黄衣裳，身高八尺，面目本到时堂堂正正，只不过蓄了浓厚的络腮胡，倒不狰狞却是太显粗犷。伏渊星君则是一身藏青色丝织长衫，隐隐可见一个狰狞兽头怒张巨口似要吞噬世间万物。两人面容不过中年，但任谁都知道，这两人已经称霸江湖六十余载，当之无愧的老怪物。

两人皆是当世人杰，绝代高手，往生明妃的手段自然不会对他们起效，而在此间的人中，亦不会有人能被随随便便就迷倒的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伏渊星君开口，与面貌不同，声音沙哑老迈，透着股死气。

往生明妃摇曳着腰肢，顾盼皆媚色，轻启朱唇道：“星君您老人家多久不问世事了，从昆仑山来到这儿，我可怕您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摔死了，昆仑派要发疯的嘞！”

“对嘞，传闻有一句话，不知星君听没听过，困龙峡断，冥王陵开，星落八方，无极中央。想来星君是听过的，不然也不会来到这里，不知两位怕不怕陨落于此呢?”

“怎么，你们天门八仙要与我二人在此分个生死。”伏渊平静说道。

“哈哈哈，你昆仑独霸天下太久，该换代了，今日不止我天门八仙要与二位星君对头。”说话的是一个方正脸的男子，身形挺拔，眉眼间透出邪气，正是天门八仙之首，天门之主，离恨天。

与此同时，四周有数人也一同踏上来几步，汇集气势逼向两人。

“漠北狂刀封秋歌，大崖山庄庄主鲁非，贺兰剑客，杀心观音，还有天门八仙，这一代还真是多不怕死的，今日我不仅会杀了你们，日后定会踏平你们的门派，杀光和你们有关的所有人。”伏渊眼光扫过一个个人，平静开口，杀气四溢。

“太久没出手，只怕两位老人家身手生疏，一不小心被碰到就要散架。”

往生明妃魔音攻脑，其余人暴起出手，霎时间刀光剑影如瀑来临。

寒光如渊，伏渊剑刹那出鞘，剑光暴涨盖压八方，天上惊雷亦不及这剑惊人。

十数人合击全被这一剑挡住，荧惑在伏渊出鞘就已运起离火神功，四周空气以荧惑伏渊为中心，极速地升温，崖顶杂草肉眼可见地枯黄下去，天上云气聚集，隐隐要在无极顶上形成一个漩涡。

荧惑随着运功，满脸狂乱的胡子毛发都发红起来，面目摄人好似阎王降世。

周围气温已经极高，枯草泛起火星，火光腾地就涨了起来。

八仙退到远处，离恨天脸上不见表情，眼神平静，说道：“两位星君果然名不虚传，两人合战，伏渊剑法防御无双，离火神功杀力强到绝巅，世间果真无一人能挡得住。”

“只是嘛，我们可不止是一人，南极仙子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。”

荧惑轻咦一声，邹起眉头举目望天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弯新月，洒下银辉，再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新月，是一个穿白色衣裙的女人，清冷如广寒仙子，挥手间放出无数寒气，寒气如月光，落到地上就是一层白霜，本被荧惑烤得炙热的无极顶，温度渐渐冷却下来。

无极顶很宽阔，即便荧惑全力运功也不过能覆盖不到三分之一，此时另一边不少没参与的人在静静观战。

“西北联合西南搞这一出戏，是要扳倒昆仑派，只是就算缺了这两个老怪物，昆仑派发展这么多年根深蒂固，倾巢而出怕又是一场武林浩劫。”一青衣儒士看着局势叹道。

“我中原武林何惧，正好渔翁得利吃下这块最肥的肉。”说话的中年人须发皆张，眼中如有烈火熊熊燃烧，气势翕张仿佛吞吐天地。

“中原武林简直是一盘散沙，南北不合，东西不立，虽人才辈出却难有人能改变这局面。”苏无名无声无息来到无极顶，没有凑近那一方，独自在边缘转悠起来。

气氛瞬间升腾，靠着南极仙子的寒气压制，天门八仙及众人再次抢攻而上。

就在这时，突变骤生，无极顶剧烈地震动起来，四面风起呼啸，卷起层层黑雾，宛若墨水，将所有光亮都掩盖。机括石面摩擦声响起，无极顶中央开了一个大洞，四周黑雾像是找到了去处，源源不断地向洞口涌去。

“冥王陵！”伏渊顾不得天门八仙众人，冥王陵才是他来此的目的，在他看来，这些小人等此间事了，再一个个找上门去收拾便是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得到冥王陵中的武学、神兵。

伏渊剑剑身通红，在刚才离火神功的范围内还没降下温来，剑过之处光点灿烂，瞬息间宛若绽开千万朵烟花。

十数人的进攻半点没能奈何他，而身后荧惑将功体收回体内，以掌发出，击出赤焰长虹，融石化金，众人不敢硬挡，再次退却。

“走。”伏渊不再理会这群跳梁小丑，向洞口冲去。

早在之前，一身灰衣的苏无名就已经摸了进去，洞口是他打开的，进去最快自然是他，只是进去之后他就再无踪影，后方来人想追踪都找不到门路。

“进。”中原一方的中年人，也就是天道盟盟主，挥手示意他这一方的人进入洞口。

伏渊、荧惑进入洞口后，天门八仙等人却没追去，等到此时无极顶上除他们之外已无他人，一个黄衣青年缓步从一处山石后走出，剑眉星目，身材修长，俊秀阳刚，脸上带着掌握一切的笑容。

天门众人低头一拜，“少主！”

黄衣青年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如今天下英雄已入瓮中，若能一网打尽，给南瞻三十年都未必能缓得过来，可笑他们还有中原南北之分，如此松散何能挡我之脚步，今日之后，中原将尽入我手。”

“少主威武，才情盖世，千秋万代，无人能及。”一众人拼命拍着马屁，心中则是冷汗不停。

“少主，四部高手已经做好准备。”崖下翻上一人来报。

“好！先灌毒烟，等他们手脚酸软，我们再下去擒人夺宝。”黄衣青年向着洞口合拢了手掌，冷厉道：“我全都要。”

即便准备充分，离恨天仍是不怎么放心，提醒道：“少主，下边之人全是超一流的高手，咱们行事当要稳妥一些，现在的准备似乎太单薄了一些，若他们合力突围，我们决难抵挡，是不是当传信盟主，有盟主在他们无法翻起风浪。”

“父亲去南山祭我母亲，不宜打扰，况且除我之外，尹付和黑山也在，以这悲酥清风先发制人，他们不会有机会。”黄衣青年显然信心十足，只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

离恨天不敢再说话，只是皱着眉头，他心中隐隐不安。

洞口一路往下，不知多深，旋转的斜道层层接续，让人只觉永远走不到尽头。

但斜道也并未无限长，以他们皆是绝世高手的脚力，不过一炷香时间，就走到了最终之地。

冥王陵！

这是一个巨大的空洞，一尊巨大石像头接穹顶盘坐于地，就像是头顶天空，背负大地，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。

石像前有一个祭坛，不知多少年前的建筑，上面青幽的烛火仍在燃烧，将这本是暗无天日的地下，铺上一层幽碧的青绿色。地上躺着无数尸骨，接受到他们带下来的温度后，磷火腾起，四处飘荡。

“这便是冥王陵吗？”天道盟主身后的儒士呆呆地望着这景象不禁开口。

“怎么是空的！怎么是空的！”暴吼在空洞内久久回荡，荧惑须发竖立，情绪激动到了极点，气息不稳，脚步散乱差点倒地。

伏渊上去扶住他，眼中亦有抹不开的失望神色。

祭坛两边各是一排兵架和书架，看模样最初应当有数十把武器和上百本秘籍，只是现在上面都是空的，空空荡荡，积满灰尘。

“丹室......丹室......丹室何在？”荧惑星君仍在寻找，只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就算让他找到丹室亦不可能会剩有丹药。

“不必再找了师弟，纵再活百年又有何用，徒留苟延残喘之躯不如趁着骨头尚未腐朽，一战到底，扫净乾坤。”

“世人都言盖世双星寿元将尽，果不其然，他们此次来此是冲着续命丹药来的，昆仑派已经势大，再给这两人十年活动机会，一统中原武林也许不是不能做到。”有人小声议论。

“只可惜这冥王陵名头虽然响亮，但里头早被搬空，千百年过去，什么都没剩下，这二位星君看样子，不妙啊，我还是先行一步，即已无甚收获，何必再趟这趟浑水。”有人看出形式不妙，毫不留恋走回通道。

“好好好！”荧惑很快稳住心境，狂髯乱舞，高温席卷而出，嘶吼道：“那就让我大杀一场。”

另一边有人运起功力挡住热力，开口道：“二位星君，你们的敌人还在外面，难道你想与我们在此两败俱伤让在外面不敢进来的小人渔翁得利。”

正是天道盟盟主张狂生，须发皆张，摄人气势毫不下于荧惑星君，气吞山河的气魄甚至还要压上一筹。

“哼！”伏渊冷哼一声，眸光一转，两人掠向通道洞口，无人敢拦。

“张盟主，此行即已毫无收获，我便先行离开了。”青衣儒士陆奉拱手打了个稽首，就要离去。

“先生稍慢，此间事仍未了，中原武林缺不得你这一大泰斗。”张狂生拉住了陆奉，也留下了中原来的数位高手。

“众位，今日之事本就是一个局，不止是中原，整个中洲都被牵扯其中，各位域外的朋友也不妨慢行听我一言。”张狂生声音略微沙哑，却穿透力极强，回荡在整个地下空间，如一座正不断拔高的山峰，叫人不得不注目。

张狂生语出惊言：“北俱洲的人现在就守在通道入口，想叫我等给一网打尽，瓮中捉鳖，迷烟已灌入通道，一旦不防必遭毒手。”

正巧此时，通道传来响动，一个人滚出通道，浑身鲜血，有人上去查看，说道：“是摔的，全身骨头都断了，我认识这个人，西域沙盗王，武功极强，更有一手踏沙无痕绝技，绝不可能会被摔死。”

“悲酥清风，无色无味，随风潜入，蚀人筋骨，中毒者浑身酥软无力，动弹不能。”陆奉说道。

在场的人都变了颜色，一个一流高手就在眼前坠亡，证实了这种毒药的威力，顶尖高手也难防中招。

“众位，我等必须联手......”

无极顶上火云暴卷，映染天穹，沐璃想不注意到都难，困龙峡